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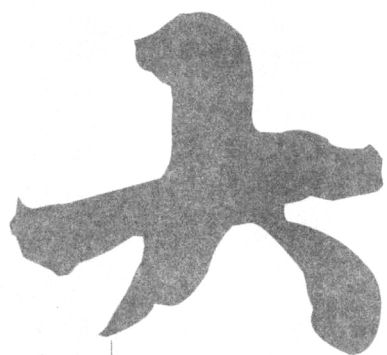
新中国60年 广东文学
精选丛书



江沉重

吕雷 赵洪◎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江沉重

吕雷赵洪◎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江沉重/吕雷, 赵洪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12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6539 - 7

I. 大… II. ①吕…②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2684 号

策 划	金炳亮 钟永宁
责任编辑	余正平 段太彬
整体设计	张竹媛
责任技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印 刷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5
插 页	2
字 数	625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6539 - 7
定 价	52.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0604 83781020】

春华秋实 岁月如歌

——《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序

林 雄

新中国迎来 60 华诞！

60 年，波澜壮阔，江山如此多娇。在党的领导下，华夏儿女谱写了最壮丽的甲子华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展现广阔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地处南疆的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实验田，这片热土翻天覆地的辉煌成就，恰是我们的国家沧桑巨变的一个精彩缩影。在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新形势下，南粤人民正以科学发展的新业绩向共和国生日献礼。

60 年，百花齐放，风景这边独好。经由两千年深厚底蕴的岭南文化滋养，岭南文学立足广东，面向全国，紧贴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民族进步，以大量优秀的作品生动展示新中国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热情讴歌党和人民伟大实践的丰功伟绩，充分反映南粤人民精神面貌发生的可喜变化，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勾勒出生动的发展图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岭南文学的繁荣壮大，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煌煌宝库。

在隆重、热烈、喜庆的浓厚氛围中，广东省作家协会组织编辑出版《新中国 60 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一套 31 部作品，给人民共和国奉献上一束小花，以表达广大文学工作者拳拳爱国之心。

这是岭南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丛书收入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较具影响力或代表性的作品，当中有《三家巷》、《花城》、《香飘四季》、《月夜》、《风雨太平洋》（第一部）、《山乡风云录》、《风雨年华》、《虾球传》等脍炙人口的名家名作，有《大风起兮》、《天堂众生录》、《围龙》、《商界》、《苍天厚土》、《大江沉重》、《终结于 2005》、《中国式燃烧》、《秋露危城》（《白门柳》第二部）、《依然是你》等备受好评的精品佳作，有《南中国碣石玄武山》、《瞬间与永恒》、《落草集》、《高原苦旅》、《成长 1984》、《血脉的回响》等散文、诗歌，有《庄世平传》、《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脚印》、《守护生命》等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也有《中西比较文艺学》、

《想象中的时间》、《心灵的见证》、《文学的路标》——1985年后中国小说的一种说法等文学理论、文学评论。这些作品或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洞悉社会万象的本质，或以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树立思想道德的楷模，或以民族的优良传统指引价值的取向和行为的准则，积极传递高尚的情感境界、健康的人生追求、美好的艺术情趣，真正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拓展了岭南文化的内涵。

这也是岭南文学队伍的一次检阅。入选丛书的作家，既有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享誉国内文坛的名家大家，也有在改革开放31年间取得不凡成绩的优秀作家。他们始终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主动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审美情趣、欣赏习惯的深刻变化，大力推进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实现题材体裁、风格手法的极大丰富，展现出了务实、开放、兼容、进取的作家风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抗击“非典”疫魔期间，33名作家奔赴医务第一线采写作品，充分表现出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情深。多年来文学创作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也激发了岭南文学创作的生机和活力，创作主体的构成形成了层次多、覆盖面广的局面，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文学作品源源涌现。

60年，激扬文字，春华秋实。《新中国60年广东文学精选丛书》的推出，恰逢其时。在作品征集、推荐筛选、审阅整理等环节程序上，省作协尽力做到科学周密、严谨细致，尽可能把读者公认、反响良好、最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推选出来。丛书的编辑出版，获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重视，得到全省广大作家以及部分已故作家的亲属之大力支持。广东人民出版社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宣传岭南文学，如期顺利出版丛书，可喜可贺！正所谓“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31部代表性作品，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岭南文学事业的发展历程和各个时期取得的可喜成就。

60年，弹指一挥，岁月如歌。继往开来，壮丽的事业呼唤优秀的作品，伟大的时代造就杰出的作家。改革的时代，变革的社会，发达的科技，火热的生活，仍将为文学创作提供广阔舞台和丰厚土壤。东方风来满眼春，期望我们的作家继续当好人民心声的代言人和时代进步的记录者，阔步迈往欣欣向荣的文学前程。

2009年8月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目录

- 楔子 / 001
- 第一章 / 004
- 第二章 / 024
- 第三章 / 065
- 第四章 / 094
- 第五章 / 140
- 第六章 / 170
- 第七章 / 227
- 第八章 / 267
- 第九章 / 310
- 第十章 / 341
- 第十一章 / 371
- 第十二章 / 399
- 第十三章 / 427

六

江
沉
重

JIANGCHENHONG

第十四章 / 456

第十五章 / 486

第十六章 / 529

楔 子

外头大厅一片寂静。邝健童听见了自己冬冬冬的心跳。

他用深呼吸抑制住兴奋和激动，迷迷糊糊地走出了那间小会议室。大厅过道上有一面大镜子，他没敢对着镜子看一眼——那一定是满面通红、忘乎所以、很傻很傻的样子。他刚被领导找来谈话，明确地被告知：他将被调到特区新建区工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是书记还是区长？这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在特区六千平方公里热土上，他将成为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当家人！

广东省政府计委处级调研员邝健童想，让我到 CDP 排在沪京穗之后的特区去当一个区领导？这可是富得流油的发达地区啊！方才领导谈话时提到的那个新建区叫什么来着……对，叫沧宁区，那么它的行政级别是什么？应该是副局级吧……他下意识地转身向刚出来的小会议室走去，是不是该回去问个清楚？但他走到门口又站住了，问什么？哦，大概应该问问这次参加特区工作会议的人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个人叫邝健童的，找我谈话是搞错了？

傻瓜！你是一个大傻瓜！他自我解嘲地摇了摇头。

特区工作会议在珠江广州段的一个小岛的宾馆里召开，来开会的有中央、

省委省政府和特区的领导，邝健童还没资格当正式代表，只是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他绝对没想到这个会议竟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

大厅的尽头挂着一幅巨大的特区地图，有一个人正仰面盯着特区边缘那一条大江发愣。

施之锐！这人一定是施之锐！邝健童想。

他刚刚获悉，和他搭档的人叫施之锐，是国家能源部的一个年轻处长，一个前程不可限量的京官。

此人高大英俊，相貌堂堂。见邝健童走近，他友善地笑笑。

“您是施处长吧？我是邝健童。”

“啊！哈哈，您好您好！我叫施之锐。”

两只男人的手热烈地握在一起。

几乎与邝健童同一时间，施之锐在另一个小会议室里得知同样的消息，而且他得到的信息更为明确：由他任一把手——区委书记。施之锐不像邝健童那样被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轰得晕头转向，但也喜出望外，没想到将会安排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这一定是出于高层领导用心良苦的安排，从北京一个部的小处长一下子杀进特区，大大地超出了他的期望值。

会议的进程十分紧凑。两个年轻干部的谈话刚刚完，负有特区筹建新区使命的国家特区办司长胡谦就和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一起去看望一批老同志。受命将国务院召开此次特区工作会议的议程之一——将广东省沧宁县划入特区成为特区新区的设想及新区的人事安排向几位老人作了通报。其中有沧宁籍的老爷子——在世的中共党员中最年长、党龄也最长的区相楠，另一位是前广东省副省长、当年在沧宁打过游击的“大江支队”老司令凌霄。凌霄对施之锐的任命没有太关心，前国家能源部的处长，京官，派到特区来自有他的道理，倒是对邝健童的任命感到十分突兀。凌霄认识邝健童，甚至可以说是看着他长大的，对他近来发表的几篇有关贫困地区发展的论文也颇为赏识，但这次可是破格提拔，到底怎么回事？当然，老谋深算的凌霄不动声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倒是活了一个世纪的老人区相楠大为不忿，他坐在轮椅上以杖击地说：“什么施仔邝仔，岁数加起来不如我的孙仔大，让这两人到沧宁去当我的父母官，你们有没有搞错！”

此言一出全场哑然，胡谦干咳了两声说不出话，他本想说这是向几位来通报情况，而不是征求意见，但此话不敢贸然说，他知道沧宁划入特区，与面前这个老头儿可能大有关系。这个因为年老而成为稀世珍宝的老党员给原中顾委的老人们打电话都是一口一个小啥小啥的，谁都要敬他几分。省委副秘书长求援似的望了望凌霄。八十多岁的凌霄陪着笑脸凑过去对区相楠说：

“老爷子，后生可畏啊！当年建党初期您和谭平山他们创立广东支部，跟

着陈独秀办人民出版社印书印报纸，年纪还没有他俩大呢。”

区相楠晃了晃脑袋，这段载入党史的事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不再出声了。胡谦刚要再说些什么，只听区相楠又说：“沧宁县的县委已经从根上烂了，如果派去的不是真的共产党，沧宁划进特区也是要挨穷的！”

胡谦说：“谢谢您老的提醒，请相信省委，相信组织。省委一定会解决好这个问题。”

当晚，胡谦走进一套带客厅的套房，将一沓材料放在一位领导案头上，退后一步说：“这是特区沧宁新区的基本情况和拟任党政一把手的人选简历，请您过目。”

那位领导人将简历逐页翻了翻说：“省里与他们两个人都谈了话吗？”

“谈了。我也参加了。”

“怎么谈的？”

胡谦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已经明确告诉了施之锐同志，他将担任沧宁区委书记，但邝健童的任命并没有明确说。”

“很好，”那位领导人拿起一支笔说，“不过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建议由邝健童同志担任沧宁区委书记，请省里决定。”说完，他在邝健童的名字上画了一个红圈。

第一章

天有不测之风云。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原来，与会者对将沧宁县整体划入特区的方案产生了根本分歧。一位晚来一天的中央领导和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反对将山区县整体划入特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而且在激辩中逐渐占了上风。

直到下午快休会时，才最后形成一个各方均可接受的新决定——将沧宁县位于大江边上靠特区一侧的平原和城区——平宁区划入特区，保留沧宁县建制，新的沧宁县位于大江东左岸，约一千多平方公里山地，人口二十万，有十二个乡镇，但没有县城。这样，一个原来在广东挂了号的贫困山区县被砍掉了县城及江右仅有的二百平方公里平原，只余下荒山野岭及二十万处在温饱线以下的农民。而且这不是特区到沧宁县买地，而是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特区除了在道义上对新沧宁县给予扶持外，无须给沧宁县任何补偿。

在人事安排上，会议还有一个饶有深意的决定：为了锻炼干部，原定去特区新区的党政一把手改派去沧宁山区。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点，精疲力竭的与会者都松了一口气，只盼望早点散

会。只有身兼特区筹划新区和山区改革开放试点领导小组成员的胡谦一个人双眉紧锁：昨天已经与将要赴任的两位新区党政主要领导谈了话，现在根据新的决议，新区已不复存在，倒是弄出了一个没有县城的沧宁县，那两位只当了一天虚拟中的特区新区候任党政一把手的幸运儿一下子变成钻山沟的倒霉蛋，这工作如何做？

对他们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可他们能接受吗？胡谦担心地摇了摇头。

入夜，珠江江面被广州市区上空那种不夜城的散射光映出玫瑰色的调子，几条机动木船像碎叶一般漂在江面上，渐渐向会场所在的小岛靠拢。小船刚泊上小码头，值班的武警和保安就发现了他们，原来是一群七老八十的老农指挥一帮后生肩扛手提地往岸上搬运鸡鸭活鱼及瓜果之类，而且还有几笼活蛇。战士们抱怨道：“怎么半夜来送菜？”于是也动手帮着搬东西。

这些好心的战士们犯了大错。这些老家伙不是什么农民，而是沧宁县来的老革命，当年大江支队的游击队员。别看他们老得颤颤巍巍，但个个消息灵通、手眼通天，宾馆的接待处和餐饮部沧宁籍的主管都成了他们的“内应”。他们肩负着沧宁人民要求全县进特区的重任，奔走呼号了多少年，如今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决计要尽最后努力，不惜倾家荡产也要往烧得红红的炉里扔进最后一捆柴，向那些可以决定沧宁命运的大官们表示一下老区人民的心意。他们记得山区、老区的土特产是大干部们喜欢的东西，很多救济款、扶贫专项资金都是靠捉两条蛇、弄几个水鱼送上去才批下来的，于是这次也如法炮制，弄出个夜送土特产的名堂。那些助人为乐的战士与保安们帮老家伙们将土特产送进宾馆后才发现上了当，老人们一个个拎起西瓜果篮径直往各个首长房间里钻，口口声声要面见领导，送上沧宁百姓一片心意，感谢他们将沧宁划进特区，老区的人民马上就可以脱贫了……拦也拦不住劝也劝不走，宾馆内一时鸡走毛飞乱作一团。

刚刚睡下的首长们被惊动了，有位首长的房门被敲开时，两位老人拎着一只鱼笼子就挤了进去，穿着睡衣的首长听了半天才听懂，这些老人是为沧宁县整体划入特区而来的。首长对会议消息这么快就传了出去大为不满，他一边耐着性子听老人们热情而啰嗦的诉说，一边摁了呼叫铃，不一会儿就有人来到首长套间劝老人出去，于是在首长套间客厅里发生了不愉快的争执……

此时的邝健童正枕着双手，躺在自己的床上瞪着天花板发呆。

这一晚他又经历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命运大转折，领导们又找他谈了话——告诉他新的任命已经决定，且不可更改，到沧宁县任书记。

书记？当时邝健童的心又冬冬冬地狂跳起来，这又是他绝没有想到的，不禁说：“我能不能斗胆问一下组织上如此提拔我的理由？”

北京来的胡谦司长说：“说实话，我看不出是提拔，但肯定是重用，您将

面对十分严峻的困难。”

邝健童笑了：“特区与二十年前不一样了，已经上了快车道，我只要拼命干就行了……”

领导们有点难堪地对视着。

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艰难地说道：“我们可能没有说清楚。沧宁并没有全部进特区……情况与昨天和你谈的发生了重大改变，今天正式决定了，沧宁一分为二，大江右岸的平原划进特区，左岸的山区留在外面，仍叫沧宁县，您将被任命为沧宁县委书记而不是沧宁区委书记……”

邝健童的脑袋嗡的一下，他的嘴半张着。胡谦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我知道那个沧宁，可从来没去过，也根本没有到贫困山区县工作的思想准备。”

胡谦脸上现出不快的神情：“话可不能说得这么绝对，你只是没想到沧宁区流了产。”

邝健童困惑地望着他，突然明白了胡谦话中有话，他申辩说：“我可以指天赌咒，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沧宁县或者是沧宁区划不划入特区的事，更没有为此跑过官，我在广州小日子过得很滋润，我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你就是把我派到沧宁乡去当书记我也不敢说个不字。问题是我完全蒙在鼓里！”

这回轮到胡谦为难了，这个年轻干部一脸真诚，不像是说假话，回想一下这个干部昨天和今天两次谈话的表情，与施之锐形成了鲜明对比。施之锐的反应是有节制的，说明他对任命有思想准备，忧喜不形于色。而面前这位……胡谦不想在这种事上纠缠，断然说：“你对工作安排有意见可以向组织上提，但对你的任命是此次特区工作会议的决定，必须先接受任命再说。”

“如果我不接受任命呢？”邝健童低声道。

“按规定办，就地免职，双开。”组织部副部长说。

邝健童正躺在床上发愣，门被撞开了，一位工作人员闯进来对他说：“你是准备到沧宁县委任职的新书记邝健童吗？”

“就算是吧……快要是了，什么事？”

“我是大会秘书处的，你们沧宁县来了不少人冲击会议，首长要我通知你立即出面处理。”

“我……他们认得我是谁呀……”

“你还是先跟我到首长房间去看看吧！”

邝健童趿着鞋跟着秘书边走边了解情况，很快作出判断：沧宁出动这么多老人送土特产并不是来冲击会议，他们是为全县并入特区表示感激而来的，不可能对今天的会议决定作出过激反应。他走到一位首长的套间外，只见两个武警端着枪站在门口，穿着睡衣的首长站在走廊里，哭笑不得地对邝健童说：

“你们沧宁的人怎么搞的，送礼也不是这样送的嘛，把一条毒蛇搞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邝健童刚想说什么，首长又说：“会议刚刚决定的事情怎么这么快就传出去了？出了问题怎样向中央、向省里交代？小老弟，要负政治责任的哟！”邝健童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晕头转向，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

首长指着房间：“你想办法把那条蛇处理掉，但不能搞死它，要保护野生动物……真是乱弹琴！”

邝健童将门推开一条缝，看见一条粗大的眼镜蛇正在沙发下盘着，旁边还有一个装蛇的鱼笼。他猜想，那蛇是沧宁的老革命们好心送来给领导进补的，这家伙在广东叫“饭铲头”，有剧毒。刚才秘书与老人们发生争执推撞时，一不小心碰翻了鱼笼，那蛇就一下蹿了出来。

“饭铲头”在这个陌生的豪华房间里东顾西盼，保持着高度警觉，邝健童刚一开门，它立即将吐着芯子的扁脑袋掉过来对准他。

邝健童瞪着这一来自沧宁的不速之客，和它对峙了一阵，猛然把门关上，跑到另外一个房间扯出一条毯子，他对首长说：“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我这就去处理它。”又对秘书说：“我的血型是A型，请您记住了。”

邝健童屏住气息沉默了片刻，突然拉开门，张开毯子恨恨地大吼一声：“该死的沧宁，你老母进不了特区活该！”便扑了过去。

特区工作会议结束了。第二天，由胡谦带队，国家特区办及省有关部门的干部，一齐坐一辆中巴前往沧宁考察。随行的当然少不了很快就要上任的县委书记邝健童、代县长施之锐。施之锐没来过广东，他靠在车窗上，对蕉基鱼塘的景色很着迷。邝健童说：“这是珠三角平原，待一会儿过江进了山，就是另一番风光了。”

施之锐见邝健童凑过来与他套近乎，便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第一次谈话自己还是沧宁区委书记，第二天就变成他姓邝的了，只不过风云突变，他成了一个山区贫困县的书记，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说：“邝书记对山区很熟悉吧？昨晚我看着您捉蛇来着，大吼一声扑上去，那架势就像黄继光奋不顾身堵枪眼。”

“唉，总不能让一条蛇出我们广东的洋相，吓得首长不能休息吧？”邝健童气不打一处来。

“那你大吼一声，吼的什么？”

“粗话，和京骂差不多。”

“我以为是什么豪言壮语呢。”

“对了，我昨天冲上去之前应该先交党费。”邝健童大笑。

“好，苦中作乐！还有比咱俩更倒霉的呢！我听说上头对昨晚的事很恼火，

据说是现在那个沧宁县委书记干的，他的县城被划进了特区，县官也当不成了，所以鼓动老家伙们冲击会议。”

“哈！他还想不开？我还不想去接那个烂摊子呢！一个穷山沟里的县委书记有什么干头？我倒贴钱请他别下台都行。”邝健童压低声音说。

施之锐一笑，没再说话。

这可冤枉了马上要下台的县委书记王世钊。

一向宁静祥和的沧宁，这时突然爆发了让上级领导措手不及的惊天大事。

省委派到沧宁的调查组正准备召集县里几套班子主要领导开座谈会，调查组组长、省督查办三处处长白岚还未到场，县委书记王世钊和副组长许军正在县委招待所大会议室内谈昨天广州小岛宾馆的“送礼事件”，突然看见三五个人簇拥着一个坐轮椅的老人闯了进来。

王世钊面色一变，轻轻叫了声：“不好。”他认得轮椅上的老人是江坤，是全县“大江支队老战士联谊会”的会长，是沧宁解放后第一任的县委书记，看来显然是有人专门把他从医院里搬出来打头阵的，他还打着吊针，轮椅后有个后生为他高高地举着吊针药瓶。

王世钊快步相迎：“江老，有什么紧要事吗？”

“钊仔，你别挡驾，我就是来找省里来的领导的。”

许军一看事情是冲着省里来的，也不好往后缩了：“老同志，有什么事会后谈，我们向领导反映，好吗？”

“不！我们今天提早来，就是要你们听听群众呼声再开会。有人想让我们沧宁穷下去，这样的人县里有，省里也有！中央想把沧宁并入特区，可就是有人反对！”老人一下暴怒起来，骨瘦如柴的手掌拍着轮椅扶手，王世钊连忙上前安抚他说：

“别，别激动，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谁听？你们听好了，我们几根老骨头准备扔出去了，谁反对全县一齐并入特区，谁就是要让全县百姓继续挨穷，他就是全县人民的罪人！如果现在我手里还有驳壳枪，我会拔出来扫他一家伙，绝不客气！”

几个陪同老人的亲友齐声附和，高举药瓶的后生还说：“谁敢反对，全县都不会放过他！这事县里定不下来，我们找省委，省委定不了，我们上中央！”他横眉竖目，一脸凛然，像个高举炸药包的董存瑞。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郑大龙急如星火闯进来，一见江坤气势汹汹一班人，登时一怔，一脸的紧张严肃眨眼化作恭敬的笑脸，他做了个近乎立正的姿势，用晚辈口吻亲热地叫了声：“江伯——”然后才把王世钊拉到一边，凑近王世钊的耳朵低声说：“楼下围了一百多人，大门外面人更多，老联会、欠薪教师什么人都有，口口声声要见省领导——”

“什么？”王世钊心里咯噔一跳。

“他们要白组长马上出去——”

“白组长？”王世钊突然醒悟白岚仍未到场，“咦？她人呢？”

江坤老人冷笑：“组长？好大的官嘛！怕群众怕成这个样子，还要找个地方躲起来？”

王世钊定神，和许军走到窗前察看动静，顿时头大如斗——楼下已经站满了人！七八十岁的老头足有五六十号人，有拄拐杖的，有坐轮椅的，还有两副担架抬着来的！看来都是“老联会”的成员，还有不少不明身份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大概是郑大龙说的被欠薪的教职工。有人还打起红布横额，上书：沧宁要发展，全县进特区！

再看大门外，许军更吃惊——马路上观者如潮，县委和招待所两个院子是连在一起的，县委大门前也是人头涌动，很多看热闹的人还爬到树上、窗台上、房顶上，搭客的三轮车、摩托车转来窜去，更多的人还在向这里围拢而来。

许军双眉紧皱，面对王世钊压着嗓门说：“这样下去不行，要出大问题的。会暂时不要开了，县委要切实负起责任来，马上控制住局面。”

王世钊连声应承着，马上用手机联络公安局长紧急布置。正在楼下的公安局长反应也算快，三步两脚蹿上楼报告说，全县可调动的警力都集合完毕，马上可以布控。

王世钊说：“立即把所有的警力统统派上街，哪里有人群聚集就在哪里布控，防止有人趁火打劫浑水摸鱼，但不得驱赶群众，不得禁止议论，不得激化矛盾，重点看住招待所和县委县政府门口，一个闲人也不得放进楼里。”

“我马上就办！”公安局长转身就走。

“慢着，在城区布控全体干警必须便装出街，不开警车，不得持械！”

郑大龙听得一头雾水，心里想这算什么布控？是控制事态还是纵容闹事？

其实王世钊也心乱如麻，如说他事前没收到半点风声那是假话，但他没想到老家伙闹得这么快，时机选得这样准，而且还闹得这么大。说老实话，昨晚的事已经闹得够大的了，现在他最担心的是怕上头两笔账一齐算，误认为是他暗中策划的，那么他希望全县划入特区继续当官的如意算盘会落空，可真是鸡飞蛋打了。

冷场。一时间谁都装傻不开口，个个都做出一副忧国忧民痛苦思索的神色，最后还是郑大龙憋不住，爆了一句：“这样吧——我先下去顶住，你们在楼上研究，我就不信他们能把我生吃了，怕个鸟！”

谁知江坤老头冷笑一声：“喊！你？你算老几？群众是要见省领导。”在老人眼中，郑大龙真不知算老几，他的老子当年是四野的一个连长，南下后留在沧宁搞土改，后来又在江坤手下当组织部副部长，娶了沧宁女人为妻才生下郑

大龙，可以说江坤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小时候是打架大王，其老底江坤一清二楚。

找省领导？犹如一语惊醒梦中人，满屋人的目光像捉老鼠似的乱扫，找寻省里来到这里最大的官——白组长白岚。

可是，这位有“处长才女”美誉的大美人组长，跑到哪里去了呢？

郑大龙是最后一个和这位颇有明星气质的上级领导照过面的。那时已近中午，他按王世钊的暗示，拉几位会喝酒的调查组成员到江边“沧江春”海鲜舫吃海鲜喝酒鬼，由王世钊陪不会喝酒的正副组长在县招小餐厅单独“增进感情”。谁知郑大龙步出会议室正要上车时，白组长从后面追上来了，很奇怪地问他沧宁是不是有家新开张的金海大酒店，在什么地方？

郑大龙忙说要送她去，可她死活不让，还要他保守秘密，把食指竖在红唇上，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郑大龙与省调查组一行人是在酒足饭饱离开海鲜舫后发现街上有异动的。他边打手机边驾车越过一群群向县招涌去的行人，很快就明白出了什么事。与县招还隔一条街，他的车再也动弹不得，被塞满街巷的沧宁佬困住了。

郑大龙勃然大怒。

他是沧宁生沧宁长的干部，想当年读书时论打架还曾做过平宁区一霸。后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后变为先进典型，当上团干步步高升。如今在县政府他仍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打仔”。抓计划生育，唯有他敢扒超生户的房子。曾有个大肚婆被他追得跳了珠江，但郑大龙毫不犹豫也跳进江里把她从江底拖了回来直送计生站。就连处理宗族械斗，也是非郑大龙出马摆不平。公安局长对他诉苦：“什么计都用过了，连吓带哄也死活扯不开。丢那妈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叫我捉哪条村的人才搞得掂？”郑大龙不管三七二十一，指挥从省警校借来的警犬队赶到现场，手一挥喊：“弟兄们给我上，两边一齐咬！”两群德国牧羊犬狂吠着向两边械斗的村民一路扑过去，厮打在一起杀红了眼的人群立马如快艇划开的江水般哗地分开，各自往自家村子抱头鼠窜。

但面对今天满城闹事的人，郑大龙弹压不住了，只好找省里的人，但白组长躲到哪里去了，莫非吓破了胆？

老区的老革命、老功臣抬担架、坐轮椅（还有一说是抬棺材）要向省委请愿，誓死要将沧宁全县划入特区——这条匪夷所思的消息像刮风一样顿时传遍拢共只有十二个乡镇的沧宁县。县招被怀着极大兴趣的百姓围了个水泄不通。沧宁有可能划进特区的消息一传开来，老百姓心底的欲望如同在地下暗燃的煤火一样终于被撩拨起来。何况这回不是看地，是划地，划入特区！最近一位特区来的大老板，看地的劲头简直如同跑马占荒，凡通路的地方他都感兴趣。消息灵通人士说，县委与大老板讨价还价的价码在五万元一亩上下浮动，这是沧